

热 土 情

流 砂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

热 土 情

流 砂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土情 流砂 著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3

(东方文丛)

ISBN 7-5634-1202-6

I. 热… II. 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62694 号

热土情

流砂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 133002)

广州新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4 字数: 105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5634 1202-6/1.120

定价: 8.00 元

内 容 提 示

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陈实,遭遇到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逼害,而躲在暗中的策划者郝高却爬上权力的高位,倒行逆施,并恶意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把敢于站在时代高点,勇于探索真理的陈文浩逼害致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愈演愈烈,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历史能惩恶扬善吗?

生命有限,忠贞无价,疾风劲草,威武不屈。

红土地上盛开的小花

《热土情》序

梁永利

流砂著的这部小说,象红土地上的一朵小花,是那样的质朴无华,淡淡的清香散发在字里行间。它饱含着作者的深情,真实地告诉人们,在那个非常岁月里,农场知青的酸、甜、苦、辣,小花栉风沐雨的那般坚韧执着、不懈追求,不无与小说塑造的主人公的形象相吻合。

正因如此,小花的形象给小说增添了活力;小花的风貌给小说带来了野趣;小花的情怀给小说赢得了震撼心灵的力量。

从上个世纪 60 的代末至 90 年代初,整整是一代人的历程。就文学领域而言,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浪潮,但是艺术的力量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于是作者以十二分的勇气,倾吐出积淀已久的情感,把农垦人的风采展示出来,这是一曲纯朴的颂歌,洋溢着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小说以主人公陈实为主线,描述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情节曲折,结构严谨,主题突出。全书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活鲜鲜的典型人物形象,其中有领导干部、普通工人和知识青年等。作者淋漓尽致描述了这些人物的外貌特征和个性特点,使之跃然于纸上,绝非千人一面。主人公陈实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物。他走过的道路曲折崎岖。文革初期惨遭迫害,但他始终是一个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共产党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关键时刻敢于向邪恶势力挑战,视死如归,也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在物质引诱面前毫不动摇。任本海虽有一股工作热忱,却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使他在工作中

不慎上了坏人的当,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而他知错必改,在关键时刻,彻底看清了坏人的嘴脸,坚持正义,保护了同志。年轻的知识分子陈文浩敢于站在时代的高点,善于分析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受到迫害。知青王颂扬出于公心,救出了在危难中的陈实,但他谢绝任何报答,凭着自己的努力,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成为有为的青年。知青秦玲热恋着陈文浩,当陈文浩得了精神分裂症时,她依然不改初衷,对爱情忠贞不二,他们的爱情故事令人荡气回肠。相反,天生丽质的何露丽挡不住蝇头小利的诱惑,误入歧途,幸得能觉醒,猛然回头。小说对于反面人物的刻画也异常深刻。野心勃勃的郝高为了实现政治野心,千方百计陷害陈实,给陈实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他靠着上层路线,爬上领导岗位后,在政治上继续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制造冤假错案。他在个人性格上,是一个好大喜功、专横贪婪、见利忘义、道德败坏的人,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伪君子,他最终葬送了自己。而邬留弯有强烈的物质欲望,成天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如蚁附膻地勾结郝高,干着陷害他人的罪恶勾当,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是“要当官就得多害几个人”,因此受到群众和家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最终在时代潮流的荡涤下,改邪归正,走上了一条靠诚实致富的道路。在作者笔下,一个可恨、可恶、可悲而又可怜的形象塑造得很成功。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的生动演绎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的今天,这种人并不罕见啊!

从陈实和陈文浩的遭遇,我们不难看出扭曲人性的时代,追求真理所付出的代价。小说不惜笔墨地描写了邪恶势力对于人权的大肆践踏,并激起民愤的情景,又刻划了陈文浩敢于探索真理而受到逼害,为正义而英勇斗争的场面。因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力量,这在今天对人们仍然起着警戒的作用。

在表现手法上,随着时空的变换,采用了跳跃的手法,避免过于冗长的叙述,场景安排详略得当;还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生活片断,令读者感到身临其境。在许多简略的地方,其笔墨又寥若晨星,留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小说语言生动、通俗,大量地采用群众语言,传递了群众纯朴而又真切的心声,因而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书中引用的名言名句,读来很有品味,这些都让读者产生一种美的感受。

纵观全书,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反映生活的力作。作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写出这本书,和他有深厚的生活体验和较好的文学修养分不开。他长期生活在群众中,人生阅历非常丰富,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我热切希望作者今后能扬长避短,辛勤笔耕,在这片热土上浇开出更多的小花,给文艺百花园添姿增彩。

2004 - 03 - 03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虎口余生	(3)
第二章 邂逅相遇	(12)
第三章 风波聚起	(18)
第四章 瞒天过海	(22)
第五章 误入火坑	(32)
第六章 力挽狂澜	(42)
第七章 倒打一耙	(49)
第八章 苦中作乐	(55)
第九章 狂风暴雨	(62)
第十章 趁火打劫	(70)
第十一章 请君入瓮	(79)
第十二章 天理难容	(88)
第十三章 兵戎相见	(93)
第十四章 峰回路转	(106)
第十五章 逼上梁山	(114)
第十六章 一尘不染	(123)
第十七章 热土情结	(128)

楔 子

从飞机上临窗鸟瞰，呈现在眼帘中的是一幅令人陶醉而又美丽的画卷：那波涛汹涌的蓝色海洋，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着鳞波状的银光，伸向遥远的天际，海天一色；那绵延千里的海滩，闪耀着橙黄色的夺目光彩，宛如熠熠闪光的金项链；那一望无际绿色的橡胶林，被纵横交错的防护林带、道路和房屋点缀成一片片美丽的方格，宛如迎风飘扬着的绚丽的头巾。

一九九〇年秋高气爽的一天，一部黑色的奔驰从机场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滨海农场的场部。

一身西装革履打扮，已经步入中年的王颂扬和留着短发的向贞先下了车，接着便下来了两个身材魁梧，身穿枣红色衬衫，蓝色牛仔褲，白头发，红皮肤，高鼻子五十来岁的美国人，身后跟着他们的太太和年青的女秘书。陈文浩和秦玲迎了上去，紧握着王颂扬的手说道：“哟！信和电报早收到了，我们日夜盼着你呀！”

秦玲拥抱着向贞，两人早已经哭泣得像是一个泪人儿了，秦玲说：“整整十五年了，才写五封信，我以为把我们忘记了！”向贞说：“我魂牵梦萦，梦里经常见到你们，呼唤你的名字，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颂扬拉着文浩的手，走到两个外国人的面前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们是我们邀请来的尊贵贵宾，这位是美国波茵公司的董事长布鲁斯先生，那位是总经理约翰先生。”文浩走上前，立即和他们一一握手，说：“欢迎你们，布鲁斯先生，约翰先生，谢谢你们的光临！”颂扬用英语对布鲁斯作了翻译。

布鲁斯紧握着文浩的手，连声表示感谢。

布鲁斯的夫人安尼小姐紧握着陈玲的手,说:“You look young and Very beautifui and You have a good head on your shoulders and You will go very far”向贞翻译道:“她说,您很年轻,很美丽,很聪明,您的前途无量!”

秦玲说:不敢当,谢谢您的赞扬!接着对向贞说:不年轻了,这几年有眼袋了。向贞说:我们都是同龄人,岁月不饶人啊!她又对安尼说:A great wrong was done to him during the“Cultural Revolution”, but her work was still industrious and effectual(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了很大的冤屈,但是,她的工作仍然是勤奋而又有成效的。)安尼以钦佩的眼光看着秦玲,啧啧称赞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女性。他们热情地把他们领进招待所,安顿下来休息。文浩带领扬到场部转了一圈,眼前的场部气象万千,高楼鳞次栉比,叫他感慨万千。他指着一片高楼对文浩说:这是沧桑巨变啊!这里原来是乱葬岗,是我们的老场长当年受逼害的见证。为了这片土地,他几乎付出了生命!

这是一片美丽富饶而又神奇宝贵的土地啊,然而,她历尽沧桑,有着辉煌的篇章,也有过苦涩的一页。

第一章 虎口余生

一九六八年的春夏是滨海农场厄运降临的日子。造反派砸烂了农场党委的公章，他们纠集了一帮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一把柴刀把红彤彤的党委公章剁成碎片，丢到炉火中，化为灰烬。他们抢走了职工的人事档案，还抢走了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农场的工作瘫痪了，生产停顿了，工资停发了，职工不做工了，纷纭到外面避难。

群山鼎沸，血雨腥风。造反派剑拔弩张，在场部的高山顶上，挖战壕，拉电网，筑碉堡，自制枪支、弹药、地雷和手榴弹，密锣紧鼓招兵买马，晚间常常放炮打冷枪，随时准备拼死一场。造反派头子们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韩麻子自立山头，拉帮结派，从一个搬运工，摇身一变，便成了一派的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草头王。有诗为证：

韩司令，好威风！胸前望远镜，驳壳挂腰中。身后一群马屁精，为他卖命往前冲。

韩司令，好威风！心毒如蛇蝎，造反气势凶。野心勃勃鬼计狂，打砸抢抓逞“英雄”！

夜幕降临，乌云翻滚。远处的天边隐隐约约地闪着雷电的白光，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对人的尊严和神圣法律的肆意践踏又开始了。

操场上万头攒动。失去理智的人群，像潮水般涌来涌去，一窝蜂地将一个人装入猪笼、然后，把他当作牲畜般的在地上滚过来滚过去，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猪笼里的人“呵，呵！”痛苦呻吟着，挣扎着，拼命地叫喊着：“放开我！救命！救命！救我啊

……”只见他双手紧紧抓住猪笼的箴条，蜷着身，把下肢缩进猪笼，那猪笼从碎石地上滚过，他的手指、手肘、双肩、双膝、脚掌和背脊都被划破，鲜血染红了碎石……

这时，一个宏亮的声音，蓦然划破夜空，震撼大地，人群霎时静了下来。“同志们！你们把林华放了吧！要斗，要批，就对准我！我是场长，是当权派，他只是一个劳动工资员，主事的是我陈实！”他奋力分开人群，想要制止这场恶作剧。

此时，造反派又像潮水般地涌向陈实，高喊：“打倒陈实！”

“打倒走资派陈实！”

一个鲁莽大汉，手持两把菜刀，像李逵般赤膊上阵，冲杀了上来，他将两把锋利的菜刀拍打得叮当作响，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他娘的，我要把你陈实碎尸万段，为什么还不给我老婆入户口？”话音未落，便被他的老婆拖住了。

一个沙哑的声音大喊大叫道：“他妈的，他那个打破工资等级，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试点方案，分明是要我们多做工，剥削工人！大家快动手，把陈实装入猪笼！把他丢到水塘去！”边说边拿起一个猪笼，高高地举过头顶，拼命地往陈实的方向挤，人群顿时乱作一团。黑暗中有人问道：“这是谁呀？”有人答道：“邬留弯，全场有名的疯子！”

顷刻间，一道电光划破夜空，一声巨雷响彻大地，漂泊的大雨从天而降。

倾盆大雨驱散了疯狂的人们，如鸟兽散。

一群气势汹汹的造反派把陈实连推带搯地弄进会议室，采取车轮战术，轮流批斗。

屋外的暴风雨慢慢地停了，而屋内的暴风雨却越来越猛。一群鬼魍魉把陈实玩弄于股掌之上，肆虐了整整一夜，花样层出不穷，款式不断翻新。时而把陈说围在中间，推来搯去；时而把他的手反剪过来，要他坐喷气式飞机；时而要他跪在粗石上，双膝皮破

血流；时而用蚁窝，塞入他的裤裆里，成千上万只蚂蚁在他的阴部逞凶作恶，痛得死去活来。他捂着裤裆，如虾一般蜷在地上打滚。

造反派要淫威，淫笑声不绝于耳。百鬼嚣张，上帝无奈。

凌晨一点，一个神秘的黑影如幽灵般地在屋外徘徊，邬留弯立即溜了出去，跟在黑影后面走去。当他再进来时，便凑近另一个头头的耳边，说：“刚才郝科长说——”脸上便露出了狡黠笑容。

于是，一件叫人意想不到的事，蓦然把陈实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邬留弯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拍拍巴掌，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道：大家听着！我现在郑重向大家宣布一条最新消息——刚才大家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时，陈实装糊涂，竟然嘴唇没有动，也不举手，这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

顿时，像天上撒下钞票一般，造反派乱成一团。有的抓住他的头发，有的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推来搡去，几十只手像雨点一样同时落到他的头上，一齐对他兴师问罪，问他有没有举手。这是蓄意的陷害，是一种阴谋，他想。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慨，脱口而出：“造谣！”顿时人群又乱作一团，对他拳打脚踢，左右开弓，按住他的头直往地上磕碰，碰得他头破血流，一直把他折腾到第二天上午。

在陈实挨斗的同时，造反派又一次地抄了他的家。

他们像土匪一般冲了进去，翻箱倒柜。狗屁不通的韩麻子对他的喽罗吆喝道：你们要给我彻底清查，重点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变天账，还有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图。前者是指陈实起草的经管方案，后者是指全场干部和后备干部的名单。这帮歹徒最关心的是自己和同党有没有在名单之内。

他们指着一堆书籍大骂：他娘的！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放他妈的狗屁，擦屁股还嫌它脏，这里边有流毒，放把火烧了算！他们翻了半天找不到“路线图”，只找到“变天账”，韩麻子如获至宝，宣布这次行动，又取得了重大胜利。他认为只要找到这些“黑材料”，

就足以把陈实打倒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末了，他气势汹汹地对陈实的爱人张英说：你老实在家呆着！不准出来，你要写揭发材料，揭发陈实的反革命言行，大义灭亲嘛！

张英惦记着陈实，他们已经有七、八个小时没有见面了。她抹干眼泪，把地上的书籍、衣物收拾好，把房间清扫完毕。

多年以来，她把对陈实的依恋视为对革命理想的高尚追求之一，始终把他作为人生的楷模。深知丈夫对革命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纵横千里，奋战沙场，至今身上还残留有敌人的弹片。她曾抚摸着他的伤疤，疼心地说：老陈，你身上伤痕累累哟！体无完肤哪！他风趣而又幽默地回答她说：这些伤疤记录着我人生的历程。罗曼·罗兰说过，累累伤痕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逗得她也笑了！他是那样地乐观和豁达，无论作为革命战友还是丈夫，她都认为是无可挑剔的。你们这些疯子，做梦去吧！你们算啥东西！龇嘴儿花椒——黑心肠！陈实哪一点不如你们！我张英再低下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今夜的抄家，对她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有如潮水一般地冲刷着岸边的岩石，岩石只会愈来愈加坚硬。她望向窗外，见到的是凄风苦雨，还有几个晃荡着的黑影，心中顿时笼罩着厚厚的阴影。她通宵不眠，这是叫人揪心的黑夜啊！风雨飘零、叶落花残，烛泪滴尽又一宵。

正午，太阳冲出了云层，驱散了笼罩大地的阴霾，还给大地的是一个热辣辣的白色火球，热浪逼人。

陈实被五花大绑在乱葬岗的一棵光秃秃的枯树下，挂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子示众，衣服被剥光，只留下一条深蓝色的裤衩遮住隐私处。

这乱葬岗位于场部医院附近，坟墓排列杂乱无章。只要是死人都可以在这里下葬。这里杂草丛生，五毒俱全，是毒蛇、蜈蚣、蝎

子、蜥蜴、蚂蚁、马蜂、恶蚊和老鼠横行的世界，曾经有人在这里被毒蛇咬死。几年来，职工死了，都开个追悼会，把死者送到这里，祝他走好。陈实也多次主持过这样的追悼会，并致悼词。他还曾给一个死去的孤寡老人致完悼词后亲自抬过棺材。如今他被缚在这里，不是在致悼词，而是被人当为一名罪犯来示众。

造反派对他的污辱和摧残意犹未尽。韩麻子曾经是场部的小车司机，后因犯男女关系的错误和酒后驾车造成车祸伤人致残，而受到处分，被调到搬运班当工人。陈实对他的处理是孔明挥泪斩马谡，不得已而为之。今天他又手叉腰地在陈实面前耍起威风，居高临下地教训起这个老领导来，多半是为了给自己出一口气。

他洋洋得意，那张麻子脸，涨得通红。一脸的麻子，有如满天星斗。他说他要跟陈实进行最后一次的谈话，龇牙咧嘴地对他说：喂！坐山雕！今天我是代表革命群众来跟你谈话的。没想到江山轮流转，你也有今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过去你在上，我在下，现在是我在上，你在下。我有鸡巴错误，就被你一脚踢开！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也太狠心了吧！把你请到这里来，是要你体验一下死亡的滋味！劝你放下臭架子，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难道说，你就一点错误都没有？你总该在灵魂深处暴发一次革命吧！你的路线、纲领和人事安排，我们手上都有你的罪证，要抵赖也抵赖不了！你把摘帽右派安排在生产科当技术员，说他们有水平，这不是重用坏人是什么？你把一些地富子女委以重任，当队长、干事和技术员之类，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一边！我可是根正苗红的，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你却把我扫地出门，你是地富反坏右的总后台！

他希望此时陈实会向他屈膝求饶，以证明他的革命行动的绝对正确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令他可怜的自尊心可以得到一点满足，哪怕是一丝一毫也好。但是，陈实依然是风骨峭峻，只是眼望蓝天，有时还对他投以轻蔑的眼光。而在陈实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你这个渣滓，当初我怎么一点都看得出来呢？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对话，这真是虎落平川被狗欺！陈实想。

在陈实的前面是一片泥泞、杂草、碎石和坟墓，臭气熏天。头顶上，烈日煎熬。高血压病发作了，头昏眼花，两额大汗淋漓，青筋暴起，头如缺水的庄稼般地萎蔫下来。他也由站着变为坐着，双腿已经麻木。

你爱怎样表演就怎样表演吧！看你这张牙舞爪的丑态，令人作呕！别狗咬苍蝇——乱咬一气！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有什么你就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来就是了！说了半天，绕了那么大的圈子，还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陈实想。

韩麻子咬牙切齿地直呼其名，说：陈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逼我！要是在别的地方，早就把你给嘞了！边说边弯曲着手指做了一个扣扳机的动作。继续说道：鸟之将死，其言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怎么一点动情也没有呢？

他的阴谋是把陈实活活折磨死，免得他背上杀人犯的臭名。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我陈实还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脆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别看你现在张牙舞爪，总有一天你是逃不出历史的惩罚！陈实想。他终于开口道：我有缺点错误，但没有搞复辟，也不是什么反革命！

韩麻子气得几乎要从地上蹦起来，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团团转。陈实所展示的生命韧性叫他吃惊，自觉黔驴技穷，于是一阵冷笑后说：我算是服了你！你是碌碡里装钢轴——铁石心肠。死猪不怕开水烫！对你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就像死条狗！不过，现在还不能让你立即死去，不能太便宜了！得让你享受一下烈日、饥饿和死亡的滋味……

邬留弯指着旁边一个小叵说：他娘的！你要死可方便哪！不用挖穴，就埋在这里！

他们东一耙，西一耙，你一句，我一句，骂了好一阵后，丢下陈实扬长而去。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陈实孤零零的一个人。

天上只有乌鸦在盘旋，发出凄楚的叫声：“乌哇——乌哇——”，树枝上只有知了在“吱——吱——”地鸣叫……

此时，一条满身褐绿色，青面獠牙的眼镜蛇，蓦地从对面的草丛中冒了出来，像鳄鱼一样向他游荡过来，爬上了离他仅有二三十米远的碎石堆上。时不时地对他张大嘴，“呵呵地”喷射出叫人致命的毒汁。那细长的舌头，就像一条红色的小丝带，在空中舞动。毒蛇睁着两个大眼正对着他凶狠的逼视，伺机进攻。

他清晰地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就要到来，不寒而栗，冷汗从心窝里冒出，面色如土。然而，他已经被一帮毫无人性的禽兽绑死在树上，再也不能动弹，只是在这生命将被毒蛇吞噬之际，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此时她应该出现，但转念一想，她的处境也不会比自己好多少。

他想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这样死太不值！自己还未能和妻儿子女，和那些同甘共苦的工人干部见上一面。自己给农场的贡献实在太少，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办，胶乳厂已经吃不下了，得增加两部离心机、两个乳胶罐；医院病房已经成危房了，该盖新的了；多少工人三代同堂，也该住宽一点了；大部分生产队还点煤油灯，该用上电了……他为自己尚且年轻，还能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而感到于心不甘。

一种人类与生俱有的反抗本能，使他和眼前这条毒蛇周旋。毒蛇伸着红色的舌头，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他从干涩的口中，艰难地发出：“有毒蛇，救命，救命——”的微弱呼喊声。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对他来说每一分钟都等于二十年，而死亡的判决正以倒计时的速度，一分，三十秒，十秒，三秒……向他逼近。在这决定生与死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一个身躯魁梧，皮肤黝黑，粗眉大眼，与陈实素不相识的青年闻声而至，蓦然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此时，脚下的大地似乎强烈地颤抖着。